



华不注投稿邮箱：  
qlwbhbz@163.com

【味道】

## 料豆、粮囤和歌谣

□田守勇

“二月二，龙抬头。”至今难以忘怀的除了雷打不动的理发，还有各种味道的料豆，院子里用锅灰围成的粮囤，以及一边敲打门框一边高唱的歌谣。

同理发相比，二月二这天的料豆更值得期待，而且那般热情往往要持续好多天。

料豆由黄豆炒制而成，有原味、甜味、咸味之别，还有说甜不甜说咸不咸的怪味。二月二的前几天，村子里每家都会传来锅铲在六印大锅里翻炒的“刺啦”声，厨房里窜出来料豆诱人的香味。炒出来的料豆或裹着糖，或沾着盐，裂着口，焦黄硬脆，香气扑鼻。那时候小孩子的穿衣很简单，口袋却很夸张，特别是褂子两边的布袋子，又大又凸出，装料豆能盛不少，带到学校去边看书写字边往嘴里扔，同学们互相交换，抓一把放在课桌上，也不管沾了糖的豆子是否会有口袋角落的灰尘或布丝什么的。更有意思的是用料豆当武器互相投掷攻击，当然总是由某人发起，战火迅速蔓延至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男生在课桌间腾挪跳跃，女生一边咋呼牙叫一边奋起还击，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战火才暂告停歇，但也仅是暂停而已。

没有经过统一规划的村庄，各家各户的宅基院落大小不一，但那时每家只有两三间低矮的土房，院子显得愈发宽敞。每逢二月二，家家户户在院子里绘成又大又圆的粮囤图案，以祈求风调雨顺粮谷满仓，我们那儿称作“囤粮囤”。从锅底掏出草木灰，用篮子盛了，手抓或者用铁锨铲着，在院子里画圈，再绘成三角或半圆形的囤顶、梯子等，还要在粮囤中间撒上点儿稻谷或麦子高粱，用方砖压住，唯恐被鸟雀啄去。似乎是画成的粮囤越大越多，谁家的收成会越好一样，各家都铆足了劲儿在院子里画圈囤粮囤，有的画上好几个，大大小小，一直延伸至大门外面，甚至大街上。我家前院的小四家每年都是这样，他家人多但房子不多，院子特别大，空空落落，正好能围几个大大的粮囤，估计草木灰是积攒了好多天的。每年二月二，他家都是个吸引人的地方，男人虔诚而不知疲倦地囤粮囤，女人则手持木棍敲打门框门枕，边敲边拉长了声音高声叫唱：“二月二，敲门框，金子银子可家扛；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嗓门大，声音亮，节奏鲜明的敲击声和合辙押韵的歌谣，我家在后院，听得也很真切，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其实，“二月二”和端午、清明、中秋一样，也有自己的名号，如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龙头节等，但与其他节日不同，人们总是习惯于称作或者只记得“二月二”。现在虽然还有理发、吃豆的习俗，但理发的时间讲究和深刻记忆难免淡薄了许多，家家户户炒豆的热闹劲儿也越发冷清，更多的是去超市买一包应景。至于画粮囤、高唱愿景歌谣，则更是遥远的回想了。儿时记忆中厚重温暖的“二月二”已渐渐远去，一个节日作为记忆的载体，如果失去了乡风民俗和参与热情，则如放久发潮的料豆一般，渐已索然无味。

【足迹】

## 1931年的那座山

□陈忠

有一个诗人的名字已定格在泉城未敢闭阖的眸子里：徐志摩。

1931年11月19日，一架叫“济南号”的小型邮政飞机从济南长清上空飞过，因遭遇大雾，飞机误触开山（今称北大山）山顶坠毁。机上唯一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多年以后，这座诗城的人们一直把他罹难的这座山当成是心中的“志摩山”。

2006年3月，漫山遍野的桃花以她们肆无忌惮的开放，粉红着寂寞的山坡，点缀着荒芜的山冈，使我们重新燃起了关于徐志摩的所有回忆，就在那个春天灿烂的日子里，“徐志摩纪念馆”的纪念碑矗立在了北大山的半山坡上，著名诗人牛汉题写的碑名，从此镌刻在了这座诗城的记忆里，并被安静地封存在那一朵天空中挥之不去的彩云里。

我们眼里的济南徐志摩纪念馆，自然与海宁西山公园里的徐志摩墓地有所不同。

在海宁，徐志摩墓地处于清秀与幽静之间，在济南，徐志摩墓碑立于松林与醉鱼木之间，但在我们内心，它们呈现出的不仅仅是生与死的造型，在时空上，它们遥相呼应，是对美、自由和爱的献供。

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生存的方式，它可以超脱地忘却沾带着露水的残红与落寞，忘却迷幻着浪漫的惆怅与唏嘘，忘却哀伤

着的隐秘与不悔，忘却情缘写尽的恩怨与偿还。

每年来北大山祭奠徐志摩的人，也许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也许是来自天涯海角的，也许他已不再年轻也许她风华正茂，但喜欢徐志摩的心是一样的，即使身体年迈，他们依然心不老。他们一次次地来到此处，也一次次地找寻着徐志摩没带走的那一片蓝净天空上的云彩。

2012年6月3日午后，徐志摩的孙子徐善曾偕妻子、女儿来到济南，午饭之后赶往长清，在祖父遇难处敬献花篮。

徐善曾说，自己从未见过祖父，这是第一次到济南来寻访祖父的遇难处，心情十分复杂。“通向目的地的路是一条土路，接着是攀爬一段陡峭又崎岖的小路，抵达一座草木郁葱的小山（属于泰山山脉的一部分）。在一段陡峭山坡的缓和地带，我们发现了两块精心凿刻的纪念碑，一块出自济南，另一块则来自海宁，巍然耸立，看起来像美国人的墓碑。我被祖父纪念碑前的鲜花和之前造访者留下的文字深深感动。”

2012年9月6日，济南市几位作家、市园林局设计院的工程师一起乘车前往长清北大山徐志摩遇难地考察，为“诗人林”、纪念碑、纪念亭前期设计做勘察工作。同年11月13日，由市园林规划设

计研究院具体承担的徐志摩纪念馆设计图经过多方协商、数易其稿，正式出炉。纪念馆园址正式确定位于徐志摩遇难处的长清北大山山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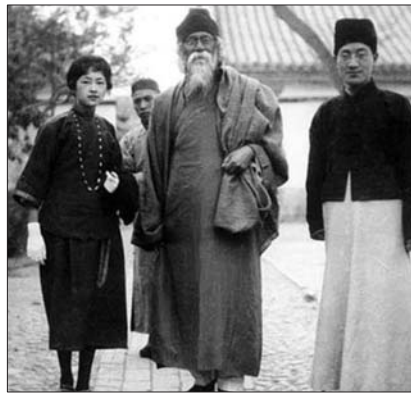
纪念馆依山而建，整体设计以一个新月形纪念广场为中心，广场背景是镌刻着众多纪念诗作的诗碑。一级级台阶自山下蜿蜒而至广场，并沿广场继续向上，一栋庄重大方的纪念亭子迎风玉立，亭内设计有诗歌题咏等相关内容。小路一直通向山顶，行者可以登山一眺远方。

11月16日，远在美国的徐志摩长孙徐善曾给作家逢金一发来电子信函，他用“优美的”、“美妙的”、“精致的”来评价徐志摩纪念馆设计图，他说：设计图构思优美，设计精致，设计师应该得到褒扬。

前段时间，我随同崔卫东先生一起到了长清，与崮山湖街道办事处领导商谈举办“纪念徐志摩诞辰120周年主题创作活动”，并商榷在适当的机会，通过与地方政府及民政部门的协调，将徐志摩遇难地北大山正式更名为志摩山，刻石纪念，条件成熟时，将在崮山湖景区建立“徐志摩济南纪念馆”。

今年是徐志摩诞辰120周年，前段时间，济南多个文艺单位还联合举办了“再别康桥——纪念徐志摩诞辰120周年诗歌朗诵音乐会”，演出作品除了取自徐志摩的经典诗歌《再别康桥》《我有一个恋爱》等之外，还结合济南本土诗人的作品《一九三一，他来过济南》《在徐志摩墓前》，以诵、乐等多种方式进行演绎，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了诗歌之美和音乐之魅。

在这个需要激情和梦想的时代，我们之所以怀着一颗诗歌的心，在济南这座古诗城去追寻徐志摩，源自于我们喜欢他的率性，更崇尚他的“爱、自由、美”，也源自于济南是诗人徐志摩灵魂的故乡。



▲1924年4月22日，徐志摩(右)和林徽因(左)陪同印度诗人泰戈来济南。



▲徐志摩纪念馆效果图。

【琐记】

## 佛慧山说树

□赵峰

北方的山上，种植侧柏居多，佛慧山也概莫能外。

单调是单调了些，不过作为一种耐旱又耐土地瘠薄的树种，侧柏也是优中选优了。松柏是一种能和意志连在一起的树，郑板桥说这树可以“任尔东西南北风”，还有“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的品格，看看就让人肃然起敬。再有一种就是构树，这种树的生命力极强，有块根儿就能扎下来，对水对光对风的要求极低。只要有一棵在那里立住脚，不几年就蓬勃出大气象。但这树不大受人待见，树上挂满并不适口的红果。我小的时候水果吃得很少，经常蹬着石头摘一些果子解馋，现在看看这些树，还有很多温暖弥漫在心头。

青风台两侧还有罗庵寺山顶，有不少的大果榆，这种庄稼汉子般憨厚的树不知为啥却要钟情这座灵光四射的山。如今佛慧山上的千米画廊成了俯瞰济南的最佳观景平台，来此的人都喜欢远眺，未必能注意到一种叫苦木的

树，这种树开元遗韵那边也不少。良药苦口，苦木不知道是不是良材？国人喜欢热闹，喜欢甜蜜，为各种目的都有不小的火在肚里。不光是路怒，还有家怒、车怒种种，多看看苦木，偶尔一品黄连，可能就能静下来。山上也有数株的黄连木，都成了大树了。羊头山有不少的麻栎，这树如有空间可以参天的，属栋梁之才，能长到二三十米，胸径可达一米。我喜欢这种树，这树喜欢高度，耐寒耐旱耐贫瘠，喜阳光，不喜欢有太多的水分，我说这是一种洁身自好的树。结果子却像是青杏，透着一份涩涩的天真，炫耀着自己不泯的童心。

特别要说的还有一种树，一种生得特别帅气的，穿一身绿衣的树，它叫青桐。青桐是古语中没有它就引不来金凤凰的那树，这才是我们地道的国产梧桐。一般人都把泡桐当做了梧桐，这种当年焦裕禄用来抵挡风沙的泡桐和青桐是两种树。现今大量种植的行道树，却多是法桐。青桐在平顶山西入口，蜿蜒山南都有一些。这种凤凰非它不栖的树，其魅力实在是大。生机勃勃的，站那儿像是气宇轩昂的吕布，手执一柄方天画戟。

羊脖子沟那里有一些野核桃，长生林那块还有几株流苏，分布在各处的还有臭檀、河北木兰、陕西菱莲、七叶树，在黄石崖石刻造像那里还有几株青檀，守着千年前的流动飞天线条，很有趣。苦于知之甚少，更多的植物树木我还是叫不出名字，只是暗自恨自己的所学。

毛株我情有独钟，是一种山茱萸科的树，俗名叫车梁木。这树的相貌不敢恭维，黑黑的身子黑黑的面皮，树身的皮还都暴着，真是有些丑陋不堪，其状有些像是贾平凹写过的《丑石》。但这树经得住打量，更经得住琢磨，无论是和它擦肩而过，还是树下小立，它都是那副不以为然的面孔，你有啥态度对它真的不重要。这树质地坚硬，可做旧式的车梁，与它有一比之的也就枣木吧。毛株还出油，出很高级的润滑油，真是不可貌相。毛株皮实，不大讲条件，很少有病虫害，是百毒不侵的武林高手，是百虫不近的树中豪杰。

看过一组二三十年代的佛慧山照片，是日本人留下来的。那时这山几乎是裸露的，没有几棵树。更早的清末，千佛山上怪石嶙峋，树不多，都被百姓砍了当烧柴了。和济南渊源很深的元好问就在《济南行记》中说：“其山修广，出材不匮”。后又感慨“今但兀然一丘耳”，山成了和尚头，佛慧山的命运能好到哪里去啊，肯定是差不多一个样子的。

前几十年里，济南林场在此种植了大量的侧柏，山有了些许生机。近年又大量种植了黄栌、五角枫、栾树等色叶树，特别是蜿蜒山顶的大规模绿化，几十亩的荒秃山顶，完全敷上色彩，工程造林让这山起死回生。早年看山，一水的绿，和当年穿衣一身的灰一样，现在看山，满山的彩，像是穿上花衣的燕子，风姿自然绰约动人了。

济南山水俱佳，在我心中，佛慧山是这众多山中最出色的代表。

